

历史仅供参考，后世若有雷同，历史概不负责。

此史有关

张明扬 著

网
与
网

此史有关
风与河

张明扬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史有关风与月 / 张明扬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203-09054-0

I. ①此… II. ①张…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2685号

此史有关风与月

著 者: 张明扬
责任编辑: 柳承旭
装帧设计: 宋 涛
选题策划: 北京汉唐阳光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98千字
印 数: 1—10000册
版 次: 2015年6月 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9054-0
定 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致 谢

赶在下印厂的前一天，觉得还想写几句话。

很想借着这本小书的出版谢谢他们，但一直拖着，总觉得像这样一本并不成熟的小集子，是否值得像奥斯卡的得主们一般，捧着奖杯昭告天下地感谢群贤。

不过还是想通了，没什么好矫情的，不是一个天才的诞生才需要感谢师长，一个普通孩子的成人背后还是有那些一直热切关切的目光。

感谢我的大学同学贾葭兄，没有他的鼓励与鞭策，不会有这些文章，很多被他谬赞过，也有一些被他羞辱过；当然，更要感谢他曾任主编的腾讯大家频道，感谢这个慷慨开放的互联网平台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给了我宽容与空间。

感谢周濂老师、刘瑜老师、尚红科老师。没有他们的推动，这本书仍然如游魂野鬼，散落徘徊在互联网上。当我羞于将书稿成书时，是他们给了我信心和执行力。

张明扬

2015年5月26日

荐序 / 历史在风月间

收到明扬《此史有关风与月》的书稿，着实吃了一惊。

我知道，明扬供职于《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和澎湃新闻，平日工作挺忙，经常加班，没想到还读了这么多书，也写了这么好的书。毕竟是80后年轻人，睿智而勤奋。而且，我知道明扬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没想到出的第一本书竟然是历史的，看来明扬也是史学票友，与我同道。

了解历史当然要读书，明扬这本书正是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写成的。我读书有点五柳先生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明扬则是好读书，求甚解，多思考。他读的一些书，我也读过，不过看来我读得没有他细，也没有思考那么多问题。如美国学者埃里克·多林的《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我也读过，留下的印象就是在中美交往历史的早期阶段，美国能够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出口西洋参、皮毛之类，不似英国运来的是中国并不需要的棉布甚至刀叉之类，甚至是鸦片这样的毒品。但在明扬的笔下，从更深层次挖掘了中国与美国交往的特点，以及对美国国内及美英关系的影响，最后上升到美国人为什么“反对”鸦片战争这个问题上。

武侠小说也是我所爱，《鹿鼎记》当然看过，但我读这类书只追求曲折的情节，明扬则从历史上的“革命路线之争”来解读；新垣平的《剑桥倚天屠龙史》我也看过，只觉荒诞不经，明扬则读出了用武侠历史观解释中国历史的戏谑之处；至于武侠及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兵器，我则根本没有关注，甚至连名称也记不住，明扬则不仅分析了各种兵器的源流，从中还写出了中国古代写战争史不重视兵器的弊病。读书固然不能每本都这么细，但有一些书总要如此细读，不然就成为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读万卷书却枉游书海。

非专业学者谈历史，总不能像专家那样详加考证与论述。票友谈历史总是给同道票友或一般读者讲的，就要让普通人读得懂并有所收益。这就要小谈大历史，或大谈小历史。小谈大历史就是用简单而通俗有趣

的语言重述历史大事件；大谈小历史就是要详细而具体地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小节，还原历史细节的微妙之处。明扬这本书体现了高级票友的这一特点。

先说小谈大历史。中朝之间的关系是历史上的大事，可以写几卷本的大书。明扬在“天下”这部分中用五六篇文章就把从高句丽、隋炀帝到近代大韩帝国的衰亡讲清楚了。尽管并不详细，但抓住了关键，讲清了重要的事件，有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顺着这个线索再去深入研究阅读。

再说大谈小历史。太上皇是中国历史上并不显著的存在，即使在许多专业历史著作中也是只是提一下，注意的人并不多，可谓历史上小而又小的细节。但明扬则在“庙堂”这一部分用三篇文章详述了中国历史上太上皇的“退休史”，或被软禁，或闷闷忍让，或依然控制权力，甚至策动反击。这些看似小节，但实际上反映了帝制专制制度的特点——有权就有了一切，没权即使是皇帝的老子也没用。权力使人异化，这才有种种皇家秘史，亲人反目为仇。

无论大历史，还是小历史，笔调可以轻松，但史事一定要真实。在谈论大历史时，为了证明自己论述的“大趋势”，有意无意地掩盖历史细节就没必要了。在《他用宪政打倒宪政》这篇文章中，有着许多对希特勒上台前后的细节描述，则使我们对历史的复杂性有了更多元的理解。历史越细越真实，有了细节支撑，写出的法西斯上台大历史才更有味道。本书很多文章虽然意在叙述历史大趋势，但具体落笔写的还是小事、细节，这正是它的可读之处。

票友读历史不必那么严肃。本书名为“此史有关风与月”，照我的理解，写的并不是历史的风月韵事，而是以吟风弄月的形式以及心绪，在看似闲聊中完成就一些严肃话题与同好者的交流。我的序言定名为“历史在风月间”，就是想解释这层含义。当然，这是我的理解，不知是否是明扬的题中之义。

这本书每篇文章不算很长，如果序言写长了，反会喧宾夺主。书中的诸多好处还得大家亲自开卷，才能有所体会。

2015年5月25日，梁小民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天下	001
历史上异域的中国梦	003
隋炀帝为何要三打高句丽	
——隋唐时代的“朝鲜攻略”（上）	009
唐高宗的“世界大战”	
——隋唐时代的“朝鲜攻略”（下）	017
朝鲜的“反清复明”梦	023
甲午前夜：中朝关系的破裂	030
大韩帝国的衰亡	035
第二章 庙堂	043
乱世的太上皇乱事	
——太上皇的退休生活（上）	045
太上皇不高兴	
——太上皇的退休生活（中）	053

太上皇的反击时代	
——太上皇的退休生活（下）	067
失败者的中国史	077
少数民族王朝的日本代言人	086
“哲人王”乾隆	092
乾隆的辩护律师	097
被禁止的转世	107

第三章 江湖 113

《玉蒲团》的大历史	
——历史兴亡中的因果报应	115
关于肚子的光荣革命	
——从朱棣是“宋朝皇帝”说起	123
让高考回归“科举共识”	129
体制外文人如何站着挣钱	
——从“地产商”顾炎武说起	137
《鹿鼎记》中的路线之争	143
“武侠是创造中国历史的根本动力”	149
疯狂的兵器	155

第四章 苍黄 163

美国人为什么反对鸦片战争	165
美国“一战”后为何背弃中国？	174

用尧舜禹“想象”华盛顿	181
晚清恐俄症	187
我们为什么谈论边疆	
——《禹贡》杂志八十周年记	193
穿越 1944：崇祯与李自成	
——重读《甲申三百年祭》	201
顾颉刚的朋友圈	207
第五章 劫灰	213
英美靠什么主导世界两百年？	215
“西亚病夫”往事	221
当堂吉诃德遇到机关枪	229
德皇的战争	237
他用宪政打倒了宪政	
——希特勒登台始末	257
如果希特勒死于“二战”前	266
两个法西斯的爱恨情仇	273
铤的杀人史	
——不仅仅是朱令	282

第一章

天下



历史上异域的中国梦

1842年春天，当中英鸦片战争正步入尾声之际，一个“夷人”使团来到了北京。这个使团自然不是英国人，中英条约是几个月后才在南京签的，他们甚至和这场战争拉不上任何关系。不过，这次出使差点引起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外交战争。

令这个越南（安南）使团忍无可忍的是，他们竟然受到了和英国人一样的外交待遇——“夷人”。该使团一到北京的下榻宾馆，就发现一面写着“越夷会馆”的大牌匾，顿时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用越南史书《国史遗编》的话来说就是“声色俱厉”，坚决不肯入馆住宿，做出一副要打道回府的样子，最后让人打碎了这个“夷”字后，才气鼓鼓地住了进去。

我们可怜的大清朝此时可能因为还在和“英夷”血战到底中，所以在被名义上的藩属国“越夷”莫名其妙的一顿“以下犯上”之后，忍着没有摆出天朝气派，也就息事宁人了。

问题是，越南人怎么就让一个“夷”字搞得如此血脉贲张，爱国热情直追霍元甲陈真脚踢“东亚病夫”时的场景。

那个越南使团也算是师出有名，倒是给出了标准答案。使团某位重臣专门写了一篇《辨夷论》的雄文回击大清朝，大意就是，我

们越南人本来就是神农的后代，“华也，非夷也”，学问遵循的是“孔孟程周”，法度遵循的是“周汉唐宋”，从来就没有像孔子说的那样沦为夷人的“被发左衽”。这也倒罢了，这篇雄文的最后几句简直就是杜鹃啼血了，认为舜和周文王都和越南人一样未生于中原，天下人从来不敢“以夷视之”，你们大清怎么就“敢以夷视我乎！”（详情请见朱云影先生著作《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好一个“华也，非夷也”。在这个“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时代里，“中国”（华）与其说是一个地域或人种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认同，越南人和你大清朝一样都是“中国人”，尊崇的是同一个普世价值，这个“中国”的概念大约就是世界（至少是亚洲吧）的文明中心。当你用“夷”来称呼越南人时，这么说吧，就好比你现在污蔑某个欧洲国家不接受普世价值，是不文明的专制国家，你看人家跟不跟你急脸。

当然，如上所说，此时越南人的中国梦是因为文化认同而自视为“中国”，这并不表示越南就甘心被中原王朝所统治，他们对做一个政治和地域概念上的“中国人”并无兴趣。事实上，越南从汉至唐曾有渊源流长的中国郡县史，最后苦心孤诣的才搞成了独立大业（容我以后再详细道来）。不过，用现代观念来看，这种“精神分裂”也不难理解，好比你某个亚洲国家心悦诚服地服膺于西方文明，这并不代表你就一定要被西方统治吧？好比日本人说“脱亚入欧”，并不是说要并入某个欧洲列强。

在赞完越南人宁死也要做“中国人”的骨气之后，也得好好批判几句。越南版中国梦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对于正牌的中国——“天

朝”太不当回事了，古代朝鲜也自视“中国”，不过用官方表述却是“小中华”，意即不敢和天朝分庭抗礼，甘愿“以小事大”，如果是一开始那个场景，朝鲜人被“夷”字羞辱之后，多半是默默忍受，背后写文章抒发委屈，一定不敢像越南人那样直接翻脸。

在越南人的开国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有个三世孙“帝明”，先在北方生了个儿子，日后成为了中国君主，之后又在巡游南方时和南方的仙女生了个儿子，这就是越南的开国之主。在这个传说中，神农的“中国”等于是被两个儿子共同继承了，一南一北而已。而不无巧合的是，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越南在背地里一直将中原王朝称为“北朝”，自称“南朝”。

元朝时代，越南就更牛了，坚决遵循了“崖山之后无中国”的理念，在正史中第一次提出了越南为“中国”，元朝为“夷”的表述，这样看来，一开始越南使团去大清的表現算是不错了，至少还承认大清也算“中国”。

这还没完，明朝立国之后，曾试图收复越南“故土”，在越南人的历史表述中则成了“贼在中国（越南）”，“贼夺我国家”，大明这个再正宗不过的汉人王朝也悲催地被剥夺了“中国”的称号。

到了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大约是清朝中后期，越南的“中国认同”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据朱云影先生的摘录，当时的越南士大夫已经连汉唐盛世都不太瞧得上，将阮朝直接升华到了中国文化最为景仰的三代，“与商周比隆者，盖未有如阮朝之盛美也”。

对中原王朝如此，越南在对待周边小国时更是盛气凌人，自居

“中国”，视他们为“夷”。某位越南国王在亲征占城时下诏说“自古夷狄为患中国”，还有一次的诏书更是说“我国家混一区宇，统御华夷”。在中南半岛这块土地上，越南非常熟练地山寨着中原王朝“怀柔远人”的那套功夫，又是“改土归流”，又是“以夏变夷”，又是强迫小国国王改用汉姓，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华也，非夷也”。

日本的“中国梦”与越南是同一型的——桀骜不驯型。早在中国的隋唐时代，特别是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基本上已“全盘唐化”，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的“华夷观”。当然日本是不甘于在外交上被“矮化”，更别说被视为“夷狄”了，因此也就有了国书中的著名历史段子“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后来还有“东天皇问西皇帝”的好笑说法。

在自称“中国”的同时，日本竟然还不满足，还想废掉唐朝的“中国”资格。在日本的正史《大日本史》中，大唐被看做和高丽、新罗、百济一样的“诸藩”（也就是“夷”），还说什么大唐主动到“中国”（日本）进贡，“或怀归化之心”，将遣唐使的历史完全颠倒重组。

到了江户时代，日本的“中国认同”已然迈上了一个新高峰，事实上，当时日本实际统治者幕府将军的全称就是“征夷大将军”，谁有资格“征夷”，那当然只有“中国”了。当时的日本思想家藤田东湖认为日本是“神州之尊，冠绝万国”，日本和中原王朝是“东土”和“西土”的关系，他警告日本人不要过于沉溺于“西土”文化，不然那就是“以华变于夷”，也就是说，日本才是正宗的“中国文化”。

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中也说，日本中世纪源于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江户时代已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因为明清易代的缘故，日本此时已生出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意识形态。

江户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山鹿素行更是狂得没边，他在《中朝实录》一书中翻来覆去地说明了一个观点：天下万国，只有日本与外朝（中国）可称“中国”，更为关键的是，日本这个“中国”在各方面又全面超越了外朝那个“中国”，“海外之诸蕃，皆为中国（日本）之属”。对于“中国”之争，山鹿桑的最大心理优势来自于天皇的“万世一系”，而你外朝则是不停地换皇帝，“本朝知、仁、勇三德远优于异朝”，“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

“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日本的这套中国观可不是说说而已，在19世纪被逼打开国门的过程中，日本也经历了和清朝一样“华夷之辨”的痛苦心路历程。比如1862年一次日本“爱国志士”袭击英领馆的事件中，这些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人事后理由就是“不忍袖手旁观，为夷狄所辱，故基于尊攘大义，下此决心”。即使是明治天皇，也曾在诏书中说“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而这个华，自然也是日本。

既然本文是以一桩中越外交争端起头，不妨也以一桩中日外交争端收尾。据雪珥兄在《绝版甲午》中所述，1871年，中日在就《中日修好条规》谈判时，日本代表团突然提出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清朝代表团则反驳称，“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

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这次“中国”之争的结果是，李鸿章亲自出面妥协，“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

1871年，日本还在心心念念地为“中国”而争，到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乃至后来的抗战，日本对“谁是中国”这个命题已完全丧失了兴趣，此时的“中国”，也彻底失去了文明的感召力，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当年自称“中国”的争夺者们，早已是避之不及了。

最终，是我们赢了这场“中国”之争，场上，已没有其他选手。